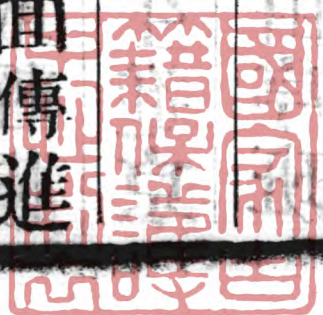


儒林外史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談龍虎榜

中書冒占鳳凰池

話說武正字那日回家正要回拜邵質夫外面傳進一副請帖說翰林院高老爺家請即日去陪客武正字對來人說道我去回拜了一個客卽刻就來你先回覆老爺去罷家人道家老爺多拜上老爺請的是浙江一位萬老爺是家老爺從前拜盟的弟兄就是請老爺同遲老爺會會此外就是家老爺親家秦老爺武正字聽見有遲衙山也就勉強應允了回拜了



鄧質夫彼此不相值午後高府來邀了兩次武正字  
纔去高翰林接着會過了書房裏走出施御史秦中  
書來也會過了纔喫着茶遲衡山也到了高翰林又  
叫管家去催萬老爺因對施御史道這萬做友是浙  
江一個最有用的人一筆的好字二十年前學生做  
秀才的時候在揚州會着他他那時也是個秀才他  
的舉動就有些不同那時鹽務的諸公都不敢輕慢  
他他比學生在那邊更覺的得意些自從學生進京  
後彼此就疎失了前日他從京師回來說已由序班

授了中書將來就是秦親家的同衙門了秦中書笑  
道我的同事爲甚要親翁做東道明日乞到我家去  
說着萬中書已經到門傳了帖高翰林拱手立在廳  
前滴水下叫管家請轎開了門萬中書從門外下了  
轎急趨上前拜揖叙坐說道蒙老先生見召實不敢  
當小弟二十年別懷也要借尊酒一叙但不知老先  
生今日可還另有外客高翰林道今日並無外客就  
是侍御施老先生同做親家秦中翰還有此處兩位  
學中朋友一位姓武一位姓遲現在西廳上坐着哩

萬中書便道請會管家去請四位客都過正廳來會過施御史道高老先生相招奉陪老先生萬中書道小弟二十年前在揚州得見高老先生那時高老先生還未曾高發那一段非凡氣魄小弟便知道後來必是朝廷的柱石自高老先生發解之後小弟奔走四方却不會到京師一晤去年小弟到京不料高老先生卻又養望在家了所以昨在揚州幾個做相知處有事只得繞道來聚會一番天幸又得接老先生同諸位先生的教秦中書道老先生貴班甚時補得着出京來卻是爲何萬中書道中書的班次進士是一途監生是一途學生是就的辦事職銜將來終身都脫不得這兩個字要想加到翰林學士料想是不能了近來所以得缺甚難秦中書道就了不做官這就不如不就了萬中書丟了這邊便向武正字遲衡山道二位先生高才久屈將來定是大器晚成的就是小弟這就職的事原算不得始終還要從科甲出身遲衡山道弟輩碌碌怎比老先生大才武正字道高老先生原是老先生同盟將來自是難兄難弟可

知說着小厮來稟道請諸位老爺西廳用飯高翰林道先用了便飯好慢慢的談談衆人到西廳飯畢高翰林叫管家開了花園門請諸位老爺看看衆人從西廳右首一個月門內進去另有一道長粉墻墻角一個小門進去便是一帶走廊從走廊轉東首下石子墻便是一方蘭圃這時天氣溫和蘭花正放前面石山石屏都是人工堆就的山上有小亭可以容三四人屏旁置磁墩兩個屏後有竹子百十竿竹子後面映着些矮矮的朱紅闌干裏邊圍着些未開的芍

藥高翰林同萬中書携着手悄悄的講話直到亭子上去了施御史同着秦中書就隨便在石屏下閒坐遲衡山同武正字信步從竹子裏面走到芍藥蘭邊遲衡山對武書道園子到也還潔淨只是少些樹木武正字道這是前人說過的亭沼譬如爵位時來則有之樹木譬如名節非素修弗能成說着只見高翰林同萬中書從亭子裡走下來說道去年在莊濯江家看見武先生的紅芍藥詩如今又是開芍藥的時候了當下主客六人閒步了一回從新到西廳上坐

下管家叫茶上點上一巡攢茶遲衡山問萬中書道  
老先生貴省有個做友是處州人不知老先生可會  
會過萬中書道處州最有名的不過是馬純上先生  
其餘在學的朋友也還認得幾個但不知令友是誰  
遲衡山道正是這馬純上先生萬中書道馬二哥是  
我同盟的弟兄怎麼不認得他如今進京去了他進  
了京一定是就得手的武書忙問道他至今不曾中  
舉他爲甚麼進京萬中書道學道三年任滿保題了  
他的優行這一進京倒是个功名的捷徑所以曉得

他就得手的施御史在旁道這些異路功名弄來弄  
去始終有限有操守的到底要從科甲出身遲衡山  
道上年他來做地小房着他實在舉業上講究的不  
想這些年還是个秀才出身可見這舉業二字原是  
个無憑的高翰林道遲先生你這話就差了我朝二  
百年來只有這一樁事是絲毫不住的摩元得元摩  
魁得魁那馬純上講的舉業只算得些門面話其實  
此中的奧妙他全然不知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考  
二百個案首進了大場總是沒用的武正字道難道

大場裡同學道是兩樣看法不成高翰林道怎麼不  
是兩樣凡學道考得起的是大場裏再也不會中的  
所以小弟未曾僥倖之先只一心去揣摩大場學道  
那裡時常考个三等也罷了萬中書道老先生的元  
作做首的人個個都揣摩爛了高翰林道老先生揣  
摩二字就是這舉業的金針了小弟鄉試的那三篇  
拙作沒有一句話是肚撰字字都是有來歷的所以  
纔得僥倖若是不知這揣摩就是聖人也是不中的  
那馬先生講了半生講的都是些三不中的舉業他要

曉得揣摩二字如今也不知做到甚麼官了萬中書  
道老先生的話真是後輩的津梁但這馬二哥卻要  
算一位老學小弟在揚州做友家見他著的春秋倒  
也甚有條理高翰林道再也莫提起這話做處這裡  
有一位莊先生他是朝廷徵召過的而今在家閉門  
註易前日有個朋友和他會席聽見他說馬純上知  
進而不知退直是一條小小的亢龍無論那馬先生  
不可比做亢龍只把一個現活着的秀才拏來解聖  
人的經這也就可笑之極了武正字道老先生此話

也不過是他偶然取笑要說活着的人就引用不得  
當初文王周公爲甚麼就引用微子箕子後來孔子  
爲甚麼就引用顏子那時這些人也都是活的高翰  
林道足見先生博學小弟專經是毛詩不是周易所  
以未曾考核得清武正字道提起毛詩兩字越發可  
笑了近來這些做舉業的泥定了朱註越講越不明  
白五四年前天長杜少卿先生纂了一部詩說引了  
些漢儒的說話朋友們就都當作新聞可見學問兩  
個字如今是不必講的了遲衡山道這都是一偏的

話依小弟看來講學問的只講學問不必問功名講  
功名的只講功名不必問學問若是兩樣都要講弄  
到後來一樣也做不成說着管家來稟請上席高翰  
林奉了萬中書的首座施侍御的二座遲先生三座  
武先生四座秦親家五座自己坐了主位三席酒就  
擺在西廳上面酒肴十分齊整却不曾有戲席中又  
談了些京師裏的朝政說了一會遲衡山向武正字  
道自從虞老先生離了此地我們的聚會也漸漸的  
就少了少頃轉了席又點起燈燭來喫了一巡萬中



書起身辭去秦中書拉着道老先生一來是做親家的同盟就是小弟的親翁一般二來又忝在同班將來補選了大概總在一處明日千萬到舍間一叙小弟此刻回家就具過東來又回頭對衆人道明日一個客不添一個客不減還是我們照舊六個人遲衙山武正字不會則一聲施御史道極好但是小弟明日打點屈萬老先生坐坐的這個竟是後日罷萬中書道學生昨日纔到這裡不料今日就擾高老先生諸位老先生尊府還不會過來奉謁那裡有個就來

叨擾的高翰林道這個何妨做親家是貴同衙門這個比別人不同明日只求早光就是了萬中書含糊應允了諸人都辭了主人散了回去當下秦中書回家馬了五副請帖差長班送了去請萬老爺施老爺遲相公武相公高老爺又發了一張傳戲的溜子叫一班戲次日清晨伺候又發了一個諭帖諭門下總管叫茶厨伺候酒席要體面些次日萬中書起來想道我若先去拜秦家恐怕拉住了那時不得去拜衆人他們必定就要怪只說我檢有酒吃的人家跑不

如先拜了衆人再去到秦家隨即寫了四副帖子先拜施御史御史出來會了曉得就要到秦中書家吃酒也不會款留隨即去拜遲相公遲衡山家回昨晚因修理學宮的事連夜出城往句容去了只得又拜武相公武正字家回相公昨日不曾回家來家的時節再來回拜罷是日早飯時候萬中書到了秦中書家只見門口有一箭濶的青牆中間縮着三號却是起花的大門樓轎子冲着大門立定只見大門裏粉屏上帖着紅紙硃標的內閣中書的封條兩旁站着

兩行雁翅的管家管家脊背後便是執事上的帽架子上首還貼着兩張爲禁約事的告示帖子傳了進去秦中書迎出來開了中間屏門萬中書下了轎拉着手到廳上行禮叙坐拜茶萬中書道學生叨在班末將來凡事還要求提攜今日有個賤名在此只算先來拜謁叨擾的事容學生再來另謝秦中書道做親守道及老先生十分大才將來小弟設若竟補了老先生便是小弟的泰山了萬中書道令親臺此刻可曾來哩秦中書道他早間差人來說今日一定到

這裡來此刻也差不多了說着高翰林施御史兩乘  
轎已經到門下了轎走進來了叙了坐吃了茶高翰  
林道秦親家那遲年兄同武年兄這時也該來了秦  
中書道已差人去邀了萬中書道武先生或者還來  
那遲先生是不來的了高翰林道老先生何以見得  
萬中書道早間在他兩家奉拜武先生家回昨晚不  
曾回家遲先生因修學宮的事往句容去了所以曉  
得遲先生不來施御史道這兩個人却也作怪但凡  
我們請他十回到有九回不到若說他當真有事做

秀才的那裡有這許多事若說他做身分一個秀才  
的身分到那裡去秦中書道老先生同做親家在此  
那二位來也好不來也罷萬中書道那二位先生的  
學問想必也還是好的高翰林道那裡有甚麼學問  
有了學問到不做老秀才了只因上年國子監裏有  
一位虞博士着實作興這幾個人因而大家聯屬而  
今也漸漸淡了正說着忽聽見左邊房子裏面高聲  
說道妙妙衆人都覺詫異秦中書叫管家去書房後  
面去看是甚麼人喧嚷管家來稟道是二老爺的相

與鳳四老爺秦中書道原來鳳老四在後面何不請他來談談管家從書房裡去請了出來只見一個四十多歲的大漢兩眼圓睜雙眉直豎一部極長的烏鬚垂過了胸膛頭戴一頂力士巾身穿一領元色緞緊袖袍腳踹一雙尖頭靴腰束一條絲鸞絛肘下掛着小刀子走到廳中間作了一個總揖便說道諸位老先生在此小子在後面卻不知道失陪的緊秦中書拉着坐了便指着鳳四爹對萬中書道這位鳳長兄是敝處這邊一個極有義氣的人他的手底下實

在有些講究而且一部易經記的爛熟的他若是攢一個勁那怕幾千觔的石塊打落在他頭上身上他會絲毫不覺得這些時舍弟畱他在舍間早晚請教學他的技藝萬中書道這個品貌原是個奇人不是那手無縛雞之力的秦中書又向鳳四老爹問道你方才在裏邊連叫妙妙卻是爲何鳳四老爹道這不是我的是你令弟令弟纔說人的力氣到底是生來的我就教他提了一段氣着人拏椎棒打越打越不疼他一時喜歡起來在那裡說妙萬中書向秦中書道

令弟老先生在府何不也請出來會會秦中書叫管家進去請那秦二侑子已從後門裡騎了馬進小營看試箭法了小廝門來請到內廳用飯飯畢小廝們又從內廳左首開了門請諸位老爺進去閒坐萬中書同着衆客進來原來是兩個對廳比正廳畧小些卻收拾得也還精緻衆人隨便坐了茶上捧進十二樣的攢茶來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廝又向爐內添上些香萬中書暗想道他們家的排場畢竟不同我到家何不竟做起來只是門面不得這樣大現任的官

府不能叫他來上門也沒有他這些手下人伺候正想着一個穿花衣的末腳擎着一本戲目走上來打了搶跪說道請老爺先賞兩齣萬中書讓過了高翰林施御史就點了一齣請宴一齣餞別施御史又點了一齣五臺高翰林又點了一齣追信末腳擎笏板在旁邊寫了拏到戲房裏去扮當下秦中書又叫點了一巡清茶管家來稟道請諸位老爺外邊坐衆人陪着萬中書從對廳上過來到了二廳看見做戲的場口已經鋪設的齊楚兩邊放了五把圈椅上面都

是大紅盤金椅搭依次坐下長班帶着全班的戲子都穿了脚色的衣裳上來稟叅了全場打鼓板纔立到沿口輕輕的打了一下鼓板只見那貼旦裝了一個紅娘一扭一捏走上場來長班又上來打了一個搶跪稟了一聲賞坐那吹手們纔坐下去這紅娘纔唱了一聲只聽得大門口忽然一捧鑼聲又有紅黑帽子吆喝了進來衆人都疑惑請宴裏面從沒有這個做法的只見管家跑進來都說不出話早有一個官員頭戴紗帽身穿玉色緞袍腳下粉底皂靴走上廳來後面跟着二十多個快手當先兩個走到上面把萬中書一手揪住用一條鐵鍊套在頸子裏就採了出去那官員一言不發也就出去了衆人嚇的面面相覷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黎園子弟從今笑煞鄉紳萍水英雄一力擔承患難未知後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虞博士旣去以後皆餘文矣作者正恐閱者笑其江淹才盡無復能如前此之驚奇炫異劇心怵目故且借一最熟之高翰林引出萬中書一段事寫

儒林外史  
萬中書者又爲寫鳳四老爹之陪筆至于鳳四老爹之爲人又別有一種性情氣概不與衆人同何其出竒之無窮也

儒林外史第四十九回

儒林外史第五十回

假官員當街出醜

真義氣代友求名

話說那萬中書在秦中書家廳上看戲突被一個官員帶領捕役進來將他鎖了出去嚇得施御史高翰林秦中書面面相覷摸頭不着那戲也就剪住了衆人定了一會施御史向高翰林道貴相知此事老先生自然曉得个影子高翰林道這件事情小弟絲毫不知但是剛才方縣尊也太可笑何必收這個模樣秦中書又埋怨道姻弟席上被官府鎖了客去這個

臉面卻也不甚好看高翰林道老親家你這話差了我坐在家裏怎曉得他有甚事況且拏去的是他不是我怕人怎的說着管家又上來稟道戲子們請老爺的示還是伺候還是回去秦中書道客犯了事我家人沒有犯事爲甚的不唱大家又坐着看戲只見鳳四老爹一個人坐在遠遠的望着他們冷笑秦中書瞥見問道鳳四哥難道這件事你有些曉得鳳四老爹道我如何得曉得秦中書道你不曉得爲甚麼笑鳳四老爹道我笑諸位老先生好笑人已拏去急

他則甚依我的愚見到該差一个能幹人到縣裏去打探打探到底爲的甚事一來也曉得下落二來也曉得可與諸位老爺有碍施御史忙應道這話是的狠秦中書也連忙道是的狠是的狠當下差了一个人叫他到縣裏打探那管家去了這裡四人坐下戲子從新上來做了請宴又做餞別施御史指着對高翰林道他纔這兩齣戲點的就不利市纔請宴就餞別弄得宴還不算請別到餞過了說着又唱了一齣玉臺纔要做追信那打探的管家回來了走到秦中



書面前說連縣裏也找不清小的會着了刑房蕭二  
老爹纔託人抄了他一張牌票來說着遞與秦中書  
看衆人起身都來看是一張竹紙抄得潦潦草草的  
上寫着臺州府正堂祁爲海防重地等事奉巡撫浙  
江都察院鄒憲行叅革臺州總兵苗而秀案內要犯  
一名萬里卽萬青雲係本府已革生員身中面黃微  
鬚年四十九歲潛逃在外現奉親提爲此除批差緝  
外獲合亟通行凡在緝獲地方仰縣卽時添差拏獲  
解府詳審慎毋遲悞須至牌者又一行下寫右牌仰

該縣官吏准此原來是差人拏了通緝的文憑投到  
縣裏這縣尊是浙江人見是本省巡撫親提的人犯  
所以帶人親自拿去的其寔犯事的始末連縣尊也  
不明白高翰林看了說道不但人拿的糊涂連這牌  
票上的文法也在些糊塗此人說是個中書怎麼是  
個已革生員就是已革生員怎麼拖到總兵的叅案  
裏去秦中書望着鳳四老爹道你方纔笑我們的你  
如今可能知道麼鳳四老爹道他們這種人會打聽  
甚麼等我替你去立起身來就走秦中書道你當真

的去鳳四老爹道這個扯謊做甚麼說着就去了鳳四老爹一直到縣門口尋着兩個馬快頭那馬快頭見了鳳四老爹跟着他叫東就東叫西就西鳳四老爹叫兩個馬快頭引帶他去會浙江的差人那馬快頭領着鳳四老爹一直到三官堂會着浙江的人鳳四老爹問差人道你們是台州府的差差人答道我是府差鳳四老爹道這萬相公到底爲的甚事差人道我們也不知只是敝上人吩咐說是個要緊的人犯所以差了各省來緝老爹有甚吩咐我照顧就是

了鳳四老爹道他如今現在那裡差人道方老爺纔問了他一堂連他自己也說不明白如今寄在外監裏明日領了文書只怕就要起身老爹如今可是要看他鳳四老爹道他在外監裏我自己去看他你們明日領了文書千萬等我到這裏你們再起身差人應允了鳳四老爹同馬快頭走到監裏會着萬中書萬中書向鳳四老爹道小弟此番大概是奇冤極枉了你回去替我致意高老先生同秦老先生不知此後可能再會了鳳四老爹又細細問了他一番只不

得明白因忖道這場官司須是我同到浙江去纔得明白也不對萬中書說竟別了出監說明日再來奉看一氣回到秦中書家只見那戲子都已散了施御史也回去了只有高翰林還在這裏等信看見鳳四老爹回來忙問道倒底爲甚事鳳四老爹道真正奇得緊不但官府不曉得連浙江的差人也不曉得不但差人不曉得連他自己也不曉得這樣糊塗事須我同他到浙江去纔得明白秦中書道這也就罷了那個還管他這些閒事鳳四老爹道我的意思明日就要同他走走去如果他這官司利害我就幫他去審審也是會過這一場高翰林也怕日後拖累便攛掇鳳四老爹同去晚上送了十兩銀子到鳳家來說送鳳四老爹路上做盤纏鳳四老爹收了次日起來直到三官堂會着差人差人道老爹好早鳳四老爹同差人轉出灣到縣門口來到刑房裏會着蕭二老爹催着他清稿並送簽了一張解批又撥了四名長解皂差聽本官簽點批文用了印官府坐在三堂上叫值日的皂頭把萬中書提了進來台州府差也跟

到宅門口伺候只見萬中書頭上還戴着紗帽身上還穿着七品補服方縣尊猛想到他拿的是個已革的生員怎麼却是這樣服色又對明了人名年貌絲毫不誣因問道你到底生員是官萬中書道我本是台州府學的生員今歲在京因書法端楷保舉中書職銜的生員不曾革過方知縣道授職的知照想未下來因有了官司撫臺將你生員咨革了也未可知但你是個浙江人本縣也是浙江人本縣也不難爲你你的事你自己好好去審就是了因又想道他

回去了地方官說他是個已革生員就可以動刑了我是個同省的人難道這點照應沒有隨在簽批上硃筆添了一行本犯萬里年貌與來文相符現今頭戴紗帽身穿七品補服供稱本年在京保舉中書職銜相應原身鎖解該差毋許需索亦毋得疎縱寫完了隨簽了一個長差趙昇又叫台州府差進去吩咐道這人比不得盜賊有你們兩個本縣這裡添一個也殺了你們路上須要小心些三個差人接了批文押着萬中書出來鳳四老爹接着問府差道你是解

差們過清了指着縣差問道你是解差府差道過清了他是解差縣門口看見鎖了一個戴紗帽穿補服的人出來就圍了有兩百人看越讓越不開鳳四老爹道趙頭你住在那裡趙昇道我就在轉灣鳳四老爹道先到你家去一齊走到趙昇家小堂屋裏坐下鳳四老爹叫趙昇把萬中書的鎖開了鳳四老爹脫下外面一件長衣來叫萬中書脫下公服換了又叫府差到萬老爺寓處叫了管家來府差去了回來說管家都未回寓處想是逃走了只有行李還在寓處和尚卻不肯發鳳四老爹聽了又除了頭上的帽子叫萬中書戴了自己只包着網巾穿着短衣說道這裡地方小都到我家去萬中書同三個差人跟着鳳四老爹一直走到洪武街進了大門二層廳上立定萬中書納頭便拜鳳四老爹拉住道此時不必行禮先生且坐着便對差人道你們三位都是眼亮的不必多話了你們都在我這裡住着萬老爹是我的相與這場官司我是要同了去的我却也不難爲你趙昇對來差道二位可有的說來差道鳳四老爹吩咐

這有甚麼說只求老爹作速些鳳四老爹道這個自然當下把三個差人送在廳對面一間空房裏說道此地權住兩日三位不妨就搬行李來三個差人把萬中書交與鳳四老爹竟都放心各自搬行李去了鳳四老爹把萬中書拉到左邊一個書房裏坐着問道萬先生你的這件事不妨寔實的對我說就有天大的事我也可以幫襯你說含糊話那就罷了萬中書道我看老爹這個舉動自是個豪傑真人面前我也不說假話了我這場官司倒不輸在台州府反要

輸在江甯縣鳳四老爹道江甯縣方老爺待你甚好這是爲何萬中書道不瞞老爹說我實在是個秀才不是個中書只因家下日計艱難沒奈何出來走走要說是個秀才只好喝風痴烟說是个中書那些商家同鄉紳財主們纔肯有些照應不想今日被縣尊把我這服色同職官寫在批上將來解回去欵案都也不妨倒是這假官的官司吃不起鳳四老爹沉吟了片刻道萬先生你假如是個真官回去這官司不知可得贏萬中書道我同苗總兵係一面之交又

不曾有甚過贓犯法的事量情不得大輸只要那裡不曉得假官一節也就罷了鳳四老爹道你且住着我自自有道理萬中書住在書房裏三個差人也搬來住在廳對過空房裏鳳四老爹一面叫家裡人料理酒飯一面自己走到秦中書家去秦中書聽見鳳四老爹來了大衣也沒有穿就走了出來問道鳳四哥事體怎麼樣了鳳四老爹道你還問哩閉門家裡坐禍從天上來你還不曉得哩秦中書嚇的慌慌張張的忙問道怎的怎的鳳四老爹道怎的不怎的官司穀你打半生秦中書越發嚇得面如土色要問都問不出來了鳳四老爹道你說他倒底是個甚官秦中書道他說是個中書鳳四老爹道他的中書還在判官那裡造冊哩秦中書道難道他是個假的鳳四老爹道假的何消說只是一場欽案官司把一個假官從尊府拿去那浙江巡撫本上也不要特叅只消帶上一筆莫怪我說老先生的事只怕也就是滾水潑老鼠了秦中書聽了這些話瞪着兩隻白眼望着鳳四老爹道鳳四哥你是極會辦事的人如今這件事

倒底怎樣好鳳四老爹道沒有怎樣好法的他的官司不輸你的身家不破秦中書道怎能叫他官司不輸鳳四老爹道假官就輸真官就不輸秦中書道他已是假的如何又得真鳳四老爹道難道你也是假的秦中書道我是遵例保舉來的鳳四老爹道你保舉得他就保舉不得秦中書道就是保舉也來不及鳳四老爹道怎的來不及有了錢就是官現放着一位施老爺還怕商量不來秦中書道這就快些叫他辦鳳四老爹道他到如今辦他又不做假的了秦中

書道依你怎麼樣鳳四老爹道若要依我麼不怕拖官司竟自隨他去若要圖乾淨替他辦一個等他官司贏了來得了缺叫他一五一十算了來還你就是九折三分錢也不妨秦中書聽了這個話嘆了一口氣道這都是好親家拖累這一場如今却也沒法了鳳四哥銀子我竟出只是事要你辦去鳳四老爹道這就是水中撈月了這件事要高老先生去辦秦中書道爲甚的偏要他去鳳四老爹道如今施御史老爺是高老爺的相好要懇着他作速照例寫揭帖揭



到內閣存了案纔有用哩秦中書道鳳四哥果真你是見事的人隨即寫了一個帖子請高親家老爺來商議要話少刻高翰林到了秦中書會着就把鳳四老爹的話說了一遍高翰林連忙道這個我就去鳳四老爹在旁道這是緊急事秦老爺快把所以然交與高老爺去罷秦中書忙進去一刻叫管家捧出十二封銀子每封足紋一百兩交與高翰林道而今一半人情一半禮物這原是我墊出來的我也曉得閣裏還有些使費一總費親家的心奉託施老先生包辦了罷高翰林局住不好意思只得應允拿了銀子到施御史家託施御史連夜打發人進京辦去了鳳四老爹回到家裏一氣走進書房只見萬中書在椅子上坐着望哩鳳四老爹道恭喜如今是真的了隨將此事說了備細萬中書不覺倒身下去就磕了鳳四老爹二三十個頭鳳四老爹拉了又拉方纔起來鳳四老爹道明日仍舊穿了公服到這兩家謝謝去萬中書道這是極該的但只不好意思說着差人走進來請問鳳四老爹幾時起身鳳四老爹道明日走

不成竟是後日罷次日起來鳳四老爹催着萬中書去謝高秦兩家兩家收了帖都回不在家却就回來  
了鳳四老爹又叫萬中書親自到承恩寺起了行李  
來鳳四老爹也收拾了行李同着三個差人竟送萬  
中書回浙江台州去審官司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  
教儒生落魄變成衣錦還鄉御史回心惟恐一人負  
屈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秦中書本小心怕事之人又被鳳四老爹蘇張之  
舌以利害嚇之不容不信讀之是一篇絕妙長短  
書  
明朝中書有從進士出身者有從監生出身者原  
是兩途篇中所叙並非杜撰也

儒林外史第五十回

儒林外史第五十一回

少婦騙人折風月

壯士高興試官刑

話說鳳四老爹替萬中書辦了一個真中書纔自己帶了行李同三個差人送萬中書到台州審官司去這時正是四月初旬天氣溫和五個人都穿着單衣出了漢西門來叫船打點一直到浙江去叫遍了總沒有一隻杭州船只得叫船先到蘇州到了蘇州鳳四老爹打發清了船錢纔換了杭州船這隻船比南京叫的卻大着一半鳳四老爹道我們也用不着這

大船只包他兩個艙罷隨即付埠頭一兩八錢銀子包了他一個中艙一個前艙五個人上了蘇州船守候了一日船家纔攬了一個收絲的客人搭在前艙這客人約有二十多歲生的也還清秀却只得一担行李倒着寔沉重到晚船家解了纜放離了馬頭用篙子撐了五里多路一個小小的村落旁住了那梢公對夥計說你帶好纜放下一二錨照顧好了客人我家去一頭那台州差人笑着說道你是討順風去了那梢公也就嘻嘻的笑着去了萬中書同鳳四老爹

上岸閒步了幾步望見那晚烟漸散水光裡月色漸明徘徊了一會復身上船來安歇只見下水頭支支查查又搖了一隻小船來幫着泊這時船上水手倒也開舖去睡了三個差人點起燈來打骨牌只有萬中書鳳四老爹同那個絲客人在船裏推了窗子憑船玩月那小船靠攏了來前頭撐篙的是一个四十多歲的瘦漢後面火艙裏是一个十八九歲的婦人在裏邊拏舵一眼看見船這邊三個男人看月就掩身下艙裏去了隔了一會鳳四老爹同萬中書也都

睡了只有這絲客人畧睡得遲些次日日頭未出的時候稍公背了一個笥袋上了船急急的開了走了三十里方纔喫早飯早飯喫過了將下午鳳四老爹閒坐在艙裏對萬中書說道我看先生此番雖然未必大場筋骨但是都院的官司也殼拖纏哩依我的意思審你的時節不管問你甚情節你只說家中住的一個遊客鳳鳴岐做的等他來拿了我去就有道理了正說着只見那絲客人眼兒紅紅的在前艙裏哭鳳四老爹同眾人忙問道客人怎的了那客人只

不則聲鳳四老爹猛然大悟指着絲客人道是你這客人想是少年不老成如今上了當了那客人不覺又羞的哭了起來鳳四老爹細細問了一遍纔曉得昨晚都睡靜了這客人還倚着船窗顧盼那船上婦人這婦人見那兩個客人去了纔立出艙來望着絲客人笑船本靠得緊雖是隔船離身甚近絲客人輕輕捏了他一下那婦人便笑嘻嘻從窗子裏爬了過來就做了巫山一夕這絲客人睡着了他就把行李內四封銀子二百兩儘行携了去了早上開船這

客人情思還昏昏的到了此刻看見被囊開了纔曉得被人偷了去真是啞子夢見媽說不出來的苦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叫過船家來問道昨日那隻小船你們可還認得水手道認卻認得這話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狀有甚方法鳳四老爹道認得就好了他昨日得了錢我們走這頭他必定去那頭你們替我把桅眼了架上櫓趕着搖回去望見他的船遠遠的就泊了弄得回來再酬你們的勞船家依言搖了回去搖到黃昏時候纔到了昨日泊的地方都不見那

隻小船鳳四老爹道還搖了回去約畧又搖了一里多路只見一株老柳樹下繫着那隻小船遠望着卻不見人鳳四老爹叫還泊近些也泊在一株枯柳樹下鳳四老爹叫船家都睡了不許則聲自己上岸開步步到這隻小船面前果然是昨日那船那婦人同着瘦漢子在中艙裏說話哩鳳四老爹徘徊了一會慢慢回船只見這小船不多時也移到這邊來泊泊了一會那瘦漢不見了這夜月色比昨日更明見照那婦人在船裏邊掠了鬢髮穿了一件白布長衫在

外面下身換了一條黑袖裙子獨自一個在船窗裏  
坐着賞月鳳四老爹低低問道夜靜了你這小妮子  
船上沒有人你也不怕麼那婦人答應道你管我怎  
的我們一個人在船上是過慣了的怕甚的說着就  
把眼睛斜覷了兩覷鳳四老爹一腳踏過船來便抱  
那婦人那婦人假意推來推去却不則聲鳳四老爹  
把他一把抱起來放在右腿膝上那婦人也就不動  
倒在鳳四老爹懷裏了鳳四老爹道你船上沒有人  
今夜陪我宿一宵也是前世有緣那婦人道我們在

船上住家是從來不混賬的今晚沒有人遇着你這  
個冤家叫我也沒有法了只在這邊我不到你船上  
去鳳四老爹道我行李內有東西我不放心在你這  
邊說着便將那婦人輕輕一提提了過來這時船上  
人都睡了只是中艙裏點着一盞燈舖着一副行李  
鳳四老爹把婦人放在被上那婦人就連忙脫了衣  
裳鑽在被裏那婦人不見鳳四老爹解衣耳朵裏卻  
聽得軋軋的櫓聲那婦人要擡起頭來看卻被鳳四  
老爹一腿壓住死也不得動只得細細的聽是船在

水裏走理那婦人急了忙問道這船怎麼走動了鳳四老爹道他行他的船你睡你的覺倒不快活那婦人越發急了道你放我回去罷鳳四老爹道歇妮子你是騙錢我是騙人一樣的騙怎的就慌那婦人纔曉得是上了當了只得哀告道你放了我任憑甚東西我都還你就是了鳳四老爹道放你去卻不能掣了東西來纔能放你去我却不能爲你說着那婦人起來連褲子也沒有了萬中書同絲客人從艙裏鑽出來看了忍不住的好笑鳳四老爹問明他家住址

同他漢子的姓名叫船家在没人烟的地方住了到了次日天明叫絲客人掣一個包袱包了那婦人通身上下的衣裳走回十多里路我着他的漢子原來他漢子見船也不見老婆也不見正在樹底下着急哩那絲客人有些認得上前說了幾句拍着他肩頭道你如今陪了夫人又折兵還是造化哩他漢子不敢答應客人把包袱打開掣出他老婆的衣裳褲子褶褲鞋來他漢子纔慌了跪下去只是磕頭客人道我不拿你快把昨日四封銀子拿了來還你老婆那



漢子慌忙上了船在稍上一個夾剪艙底下拏出一個大口袋來說道銀子一釐也沒有動只求開恩還我女人罷客人背着銀子那漢子拏着他老婆的衣裳一直跟了走來又不敢上船聽見他老婆在船上叫纔硬着胆子走上去只見他老婆在中艙裏圍在被裏哩他漢子走上前把衣裳遞與他衆人看着那婦人穿了衣服起來又磕了兩個頭同烏龜滿面羞愧下船去了絲客人拿了一封銀子五十兩來謝鳳四老爹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竟收了隨分做三分

拏着對三個差人道你們這件事原是個苦差如今與你們算差錢罷差人謝了閒話休提不日到了杭州又換船直到台州五個人一齊進了城府差道鳳四老爹家門口恐怕有風聲官府知道了小人喫不起鳳四老爹道我有道理從城外叫了四乘小轎放下簾子叫三個差人同萬中書坐着自已倒在後面走一齊到了萬家來進大門是兩號門面房子二進是兩改三造的小廳萬中書纔入內去就聽見裏面有哭聲一刻又不哭了頃刻內裏備了飯出來吃了

飯鳳四老爹道你們此刻不要去點燈後把承行的叫了來我就有道理差人依着點燈的時候悄悄的去會台州府承行的趙勤趙勤聽見南京鳳四老爹同了來喫了一驚說道那是個仗義的豪傑萬相公怎的相與他的這個就造化了當下卽同差人到萬家來會着彼此竟像老相與一般鳳四老爹道趙師夫只一椿託你先着太爺錄過供供出來的人你便拖了解趙書辦應允了次日萬中書乘小轎子到了府前城隍廟裏面照舊穿了七品公服戴子紗帽着了靴只是頸子裏却繫了鍊子府差繳了牌票解太爺卽時坐堂解差趙昇執着批將萬中書解上堂去祁太爺看見紗帽圓領先喫一驚又看了批文有遵例保舉中書字樣又喫了一驚擡頭看那萬里卻直立着未曾跪下因問道你的中書是甚時得的萬中書道是本年正月內祁太爺道何以不見知照萬中書道由閣咨部由部咨本省巡撫也須時日想目下也該到了祁太爺道你這中書早晚也是要革的了萬中書道中書自去年進京今年回到南京並無犯

法的事請問太公祖隔省差拏其中端的是何緣故  
那太爺道那苗鎮臺疎失了海防被撫臺叅拿了衙  
門內搜出你的詩箋上面一派阿諛的話頭是你被  
他買囑了做的現有贓款你還不知麼萬中書道這  
就是冤枉之極了中書在家的時節並未會過苗鎮  
臺一面如何有詩送他那太爺道本府親自看過長  
篇累牘後面還有你的名姓圖書現今撫院大人巡  
海整駐本府等着要題結這一案你還能賴麼萬中  
書道中書雖然忝列宮牆詩卻是不會做的至于名

號的圖書中書從來也沒有只有家中住的一個客  
上年刻了大大小小幾方送中書中書就放在書房  
裏未曾收進去就是做詩也是他會做恐其是他假  
名的也未可知還求太公祖詳察那太爺道這人叫  
甚麼如今在那裡萬中書道他姓鳳叫做鳳鳴岐現  
住在中書家裏哩那太爺立即拈了一枝火籤差原  
差立拿鳳鳴岐當堂回話差人去了一會把鳳四老  
爹拿來那太爺坐在二堂上原差上去回了說鳳鳴  
岐已經拿到那太爺叫他上堂問道你便是鳳鳴岐

麼一向與苗總兵有相與麼鳳四老爹道我並認不得他那太爺道那萬里做了送他的詩今萬里到案招出是你做的連姓名圖書也是你刻的你爲甚麼做這些犯法的事鳳四老爹道不但我生平不會做詩就是做詩送人也算不得一件犯法的事那太爺道這厮強辯叫取過大刑來那堂上堂下的皂隸大家吆喝一聲把夾棍向堂口一擡兩個人板翻了鳳四老爹把他兩隻腿套在夾棍裏那太爺道替我用力的夾那扯繩的皂隸用力把繩一收只聽格渣的一聲那夾棍迸爲六段那太爺道這厮莫不是有邪術隨叫換了新夾棍硃標一條封條用了印貼在夾棍上從新再夾那知道繩子尙未及扯又是一聲響那夾棍又斷了一連換了三付夾棍足足的迸做十八截散了一地鳳四老爹只是笑並無一句口供那太爺毛了只得退了堂將犯人寄監親自坐轎上公館轅門面稟了撫軍那撫軍聽了備細知道鳳鳴岐是有名的壯士其中必有緣故況且苗總兵已死於獄中抑且萬里保舉中書的知照已到院此事也不

關緊要因而吩咐祁知府從寬辦結竟將萬里鳳鳴岐都釋放撫院也就回杭州去了這一場焰騰騰的官事却被鳳四老爹一瓢冷水潑息萬中書開發了原差人等官司完了同鳳四老爹回到家中念不絕口的說道老爹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長爹娘我將何以報你鳳四老爹大笑道我與先生既非舊交向日又不曾受過你的恩惠這不過是我一時偶然高興你若認真感激起我來那倒是個鄙夫之見了我今要往杭州去尋一個朋友就在明日便行萬中書再行挽留不住只得憑着鳳四老爹要走就走次日鳳四老爹果然別了萬中書不會受他杯水之謝取路往杭州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拔山扛鼎之義士再顯神通深謀詭計之奸徒急償夙債不知鳳四老爹來尋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前半寫小船上少年婦人騙人旖旎風光幾令佻達兒郎墮其術中而不悔若非鳳四老爹一百兩頭真擲之水中矣

寫鳳四老爹無往而非高興替絲客人取回二百

儒林外史  
金猶之後文替陳正公取回千金也世上亦復有此等熱心腸人但不多見耳

萬中書念不絕口的要謝鳳四老爹則其徒託空言而非寔心圖報可知然鳳四老爹之爲人視銀錢如土苴卽實心圖報彼亦棄而弗顧所以特特叫破我非有愛於君而爲之不過高興耳寫壯士身分真在百尺樓上

試官刑一段使拙筆爲之必曰有何如之力量有何如之本領加上許多注脚而精神反不現矣要知上文已經提清千把斤石頭打在頭上絲毫不動則此事固閱者意中事也有此一段爲下一卷之襯托始覺精神百倍

儒林外史第五十一回

儒林外史第五十二回

比武藝公子傷身

毀廳堂英雄討債

話說鳳四老爹別過萬中書竟自取路到杭州他有一個朋友叫做陳正公向日曾欠他幾十兩銀子心裡想道我何不找着他向他要了做盤纏回去陳正公住在錢唐門外他到錢唐門外來尋他走了不多路看見蘇隄上柳陰樹下一叢人圍着兩個人在那裏盤馬那馬上的人遠遠望見鳳四老爹高聲叫道鳳四哥你從那裡來的鳳四老爹近前一看那人跳

下馬來拉着手鳳四老爹道原來是秦二老爺你是  
幾時來的在這裡做甚麼秦二侉子道你就去了這  
些時那老萬的事與你甚相干喫了自已的清水白  
米飯管別人的閒事這不是發了戾你而今來的好  
的狠我正在這裡同胡八哥想你鳳四老爹便問此  
位尊姓秦二侉子代荅道這是此地胡尙書第八個  
公子胡八哥爲人極有趣同我最相好胡老八知道  
是鳳四老爹說了些彼此久慕的話秦二侉子道而  
今鳳四哥來了我們不盤馬了回到下處去喫一杯

罷鳳四老爹道我還要去尋一個朋友胡八亂子道  
貴友明日尋罷今日難得相會且到秦二哥寓處頑  
頑不由分說把鳳四老爹拉着叫家人勻出一匹馬  
請鳳四老爹騎着到伍相國祠門口下了馬一同進  
來秦二侉子就寓在後面樓下鳳四老爹進來施禮  
坐下秦二侉子吩咐家人快些辦酒來同飯一齊喫  
因向胡八亂子道難得我們鳳四哥來便宜你明日  
看好武藝我改日少不得同鳳四哥來奉拜是要重  
重的叨擾哩胡八亂子道這個自然鳳四老爹看了



壁上一幅字指着向二位道這洪憨仙兒也和我相  
與他初時也愛學幾樁武藝後來不知怎的好弄元  
虛勾人燒丹煉汞不知此人而今在不在胡八亂  
手道說起來竟是一場笑話三家兒幾乎上了此人  
一個當那年勾着處州的馬純上慫恿家兒煉丹銀  
子都已經封好還虧家兒的運氣高他忽然生起病  
來病到幾日上就死了不然白白被他騙了去鳳四  
老爹道三令兄可是諱縝的麼胡八亂子道正是家  
兒爲人與小弟的性格不同慣喜相與一班不三不

四的人做譎詩自稱爲名士其寔好酒好肉也不會

喫過一斤倒整于整百的被人騙了去眼也不眨音

一貶小弟生性喜歡養幾匹馬他就嫌好道惡說作

踢了他的院子我而今受不得把老房子并與他自

已搬出來住和他離門離戶了秦二侉子道胡八哥

的新居乾淨的狠哩鳳四哥我同你擾他去時你就

知道了說着家人擺上酒來三個人傳盃換盞喫到

半酣秦二侉子道鳳四哥你剛才說要去尋朋友是

尋那一個鳳四老爹道我有個朋友陳正公是這裡

人他該我幾兩銀子我要向他取討胡八亂子道可  
是一向住在竹竿巷而今搬到錢唐門外的鳳四老  
爹道正是胡八亂子道他而今不在家同了一個毛  
鬍子到南京賣絲去了毛二鬍子也是三家兒的舊  
門客鳳四哥你不消去尋他我呌家裡人替你送一  
個信去叫他回來時來會你就是了當下喫過了飯  
各自散了胡老八告辭先去秦二侉子就畱鳳四老  
爹在寓同住次日拉了鳳四老爹同去看胡老八胡  
老八也回候了又打發家人來說道明日請秦二老  
爺同鳳四老爹早些過去便飯老爺說相好閒不具  
帖子到第二日喫了早點心秦二侉子便呌家人備  
了兩匹馬同鳳四老爹騎着家人跟隨來到胡家主  
人接着在廳上坐下秦二侉子道我們何不到書房  
裡坐主人道且請用了茶喫過了茶主人邀二位從  
走巷一直往後邊去只見滿地的馬糞到了書房二  
位進去看見有幾位客都是胡老八平日相與的些  
馳馬試劍的朋友今日特來請教鳳四老爹的武藝  
彼此作揖坐下胡老八道這幾位朋友都是我的相

好今日聽見鳳四哥到時爲要求教的鳳四老爹道不敢不敢又吃了一杯茶大家起身閒步一步看那樓房三間也不甚大旁邊遊廊廊上擺着許多的鞍架子壁間靠着箭壺一個月洞門過去卻是一個大院子一個馬柵胡老八向秦二侉子道秦二哥我前日新買了一匹馬身材倒也還好你估一估值個甚麼價隨叫馬夫將那棗騮馬牽過來這些客一擁上前來看那馬十分跳躍不隄防一個厥子把一位少年客的腿踢了一下那少年便痛得了不得挫了身子墩下去胡八亂子看了大怒走上前一脚就把那隻馬腿踢斷了衆人喫了一驚秦二侉子道好本事便道好些時不見你你的武藝越發學的精強了當下先送了那位客回去這裡擺酒上席依次坐了賓主七八個人猜拳行令大盤大碗喫了個盡興席完起身秦二侉子道鳳四哥你隨便使一兩件武藝給衆位老哥們看看衆人一齊道我等求教鳳四老爹道原要獻醜只是頑那一件因指着天井內花臺子道把這方磚搬幾塊到這邊來秦二侉子叫家人搬

了八塊放在堦沿上眾人看鳳四老爹把右手袖子捲一捲那八塊方磚齊齊整整疊作一垛在堦沿上有四尺來高那鳳四老爹把手朝上一拍只見那八塊方磚碎成十幾塊一直到底眾人在旁一齊贊嘆秦二侑子道我們鳳四哥練就了這一個手段他那經上說握拳能碎虎腦側掌能斷牛首這個還不算出奇哩胡八哥你過來你方才踢馬的腿勁也算是頭等了你敢在鳳四哥的腎囊上踢一下我就服你是真名公眾人都笑說這個如何使得鳳四老爹道

八先生你果然要試一試這倒不妨若是踢傷了只怪秦二老官與你不相干眾人一齊道鳳四老爹既說不妨他必然有道理一個個都慫恿胡八亂子踢那胡八亂子想了一想看看鳳四老爹又不是個金剛巨無霸怕他怎的便說道鳳四哥果然如此我就得罪了鳳四老爹把前襟提起露出袴子來他便使盡平生力氣飛起右腳向他襠裡一腳踢去那知這一腳並不像踢到肉上好像踢到一塊生鐵上把五個腳指頭幾乎碰斷那一痛直痛到心裡去頃刻之

間那一隻腿提也提不起了鳳四老爹上前道得罪得罪眾人看了又好驚又好笑鬧了一會道謝告辭主人一瘸一簸把客送了回來那一隻靴再也脫不下來足足腫疼了七八日鳳四老爹在秦二侉子的下處逐日打拳跑馬倒也不寂寞一日正在那裡試拳法外邊走進一個二十多歲的人瘦小身材來問南京鳳四老爹可在這裡鳳四老爹出來會着認得是陳正公的姪兒陳蝦子問其來意陳蝦子道前日胡府上有人送信說四老爹你來了家叔却在南京

賣絲去了我今要往南京去接他你老人家有甚話我替你帶信去鳳四老爹道我要會令叔也無甚話說他向日挪我的五十兩銀子得便叫他算還給我我在此還有些時耽擱竟等他回來罷了費心拜上令叔我也不寫信了陳蝦子應諾回到家取了行李搭船便到南京我到江甯縣前傳家絲行裡尋着了陳正公那陳正公正同毛二鬍子在一卓子上喫飯見了姪子叫他一同喫飯問了些家務陳蝦子把鳳四老爹要銀子的話都說了安頓行李在樓上住且

說這毛二鬍子先年在杭城開了個絨線舖原有兩千銀子的本錢後來鑽到胡三公子家做篋片又賺了他兩千銀子搬到嘉興府開了個小當舖此人有個毛病齷細非常一文如命近來又同陳正公合火販絲陳正公也是一文如命的人因此志同道合南京絲行裡供給絲客人飲食最爲豐盛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這行主人供給我們頓頓有肉這不是行主人的肉就是我們自己的肉左右他要算了錢去我們不如只喫他的素飯葷菜我們自己買了喫豈

不便宜陳正公道正該如此到喫飯的時候叫陳蝦子到熟切担子上買十四個錢的薰腸子三個人同喫那陳蝦子到口不到肚熬的清水滴滴一日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我昨日聽得一個朋友說這里胭脂巷有一位中書秦老爹要上北京補官攢湊盤程一時不得應手情願七扣的短要借一千兩銀子我想這是極穩的主子又三個月內必還老哥買絲餘下的那一項湊起來還有二百多兩何不秤出二百一十兩借給他三個月就拿回三百兩這不比做絲

的利錢還大些老哥如不見信我另外寫一張包管  
給你他那中間人我都熟識絲毫不得走作的陳正  
公依言借了出去到三個月上毛二鬍子替他把這  
一筆銀子討回銀色又足平子又好陳正公滿心歡  
喜又一日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我昨日會見一個  
朋友是個賣人參的客人他說國公府裡徐九老爺  
有個表兄陳四老爺拿了他斤把人參而今他要回  
蘇州去陳四老爹一時銀子不湊手就托他情願對  
扣借一百銀子還他限兩個月拿二百銀子取回紙  
筆也是一宗極穩的道路陳正公又拿出一百銀子  
交與毛二鬍子借出去兩個月討回足足二百兩兌  
一兌還餘了三錢把個陳正公歡喜的要不得那陳  
蝦子被毛二鬍子一味朝死裡算弄的他酒也沒得  
喫肉也沒得喫恨如頭醋趁空向陳正公說道阿叔  
在這裡賣絲爽利該把銀子交與行主人做絲揀頭  
水好絲買了就當在典舖裡當出銀子又趕着買絲  
買了又當着當舖的利錢微薄像這樣套了去一千  
兩本錢可以做得二千兩的生意難道倒不好爲甚

麼信毛二老爺的話放起債來放債倒底是個不穩妥的事像這樣掛起來幾時纔得回去陳正公道不妨再過幾日收拾收拾也就可以回去了那一日毛二鬍子接到家信看完了咂嘴弄唇只管獨自坐着躊躇陳正公道問府上有何事爲甚出神毛二鬍子道不相干這事不好向你說的陳正公再三要問毛二鬍子道小兒寄信來說我東頭街上談家當舖折了本要倒與人現在有半樓貨值得一千六百兩他而今事急了只要一千兩就出脫了我想我的小典裡若把他這貨倒過來倒是宗好生意可惜而今運不動掣不出本錢來陳正公道你何不同人合火倒了過來毛二鬍子道我也想來若是同人合火領了人的本錢他只要一分八釐行息我還有幾釐的利錢他若是要二分開外我就是羊肉不曾喫空惹一身羶倒不如不幹這把刀兒了陳正公道歎子你爲甚不和我商量我家裡還有幾兩銀子借給你跳起來就是了還怕你騙了我的毛二鬍子道罷罷老哥生意事拿不穩設或將來虧折了不穀還你那時叫



我拿甚麼臉來見你陳正公見他如此至誠一心一  
意要把銀子借與他說道老哥我和你從長商議我  
這銀子你拿去倒了他家貨來我也不要你的大利  
錢你只每月給我一個二分行息多的利錢都是你  
的將來陸續還我縱然有些長短我和你相好難道  
還怪你不成毛二鬍子道既承老哥美意只是這裡  
邊也要有一個人做個中見寫一張切切實實的借  
券交與你執着纔有個憑據你纔放心那有我兩個  
人私相授受的呢陳正公道我知道老哥不是那樣

人並無甚不放心處不但中人不必連紙筆也不要  
總以信行爲主罷了當下陳正公瞞着陳蝦子把行  
笥中餘賸下以及討回來的銀子湊了一千兩封的  
好好的交與毛二鬍子道我已經帶來的絲等行主  
人代賣這銀子本打算回湖州再買一回絲而今且  
交與老哥先回去做那件事我在此再等數日也就  
回去了毛二鬍子謝了收起銀子次日上船回嘉興  
去了又過了幾天陳正公把賣絲的銀收齊全了辭  
了行主人帶着陳蝦子搭船回家順便到嘉興上岸

看看毛鬍子那毛鬍子的小當舖開在西街上一路問了去只見小小門面三間一層看牆進了看牆門院子上面三間廳房安着櫃臺幾個朝俸在裡面做生意陳正公問道這可是毛二爺的當舖櫃裡朝俸道尊駕貴姓陳正公道我叫做陳正公從南京來要會會毛二爺朝俸道且請裡面坐後一層便是堆貨的樓陳正公進來坐在樓底下小朝俸送上一杯茶來喫着問道毛二哥在家麼朝俸道這鋪子原是毛二爺起頭開的而今已經倒與汪做東了陳正公喫了一驚道他前日可曾來朝俸道這也不是他的店了他還來做甚麼陳正公道他而今那裡去了朝俸道他的脚步散散的知他是到南京去北京去了陳正公聽了這些話驢頭不對馬嘴急了一身的臭汗同陳蝦子回到船上趕到了家次日清早有人來敲門開門一看是鳳四老爹邀進客座說了些久違想念的話因說道承假一項久應奉還無奈近日又被一個人負騙竟無法可施鳳四老爹問其緣故陳正公細細說了一遍鳳四老爹道這個不妨我有道理

明日我同秦二老爺回南京你先在嘉興等着我我包你討回一文也不少何如陳正公道若果如此重重奉謝老爺鳳四老爹道要謝的話不必再提別過回到下處把這些話告訴秦二侑子二侑子道四老爹的生意又上門了這是你最喜做的事一面叫家人打發房錢收拾行李到斷何頭上了船將到嘉興秦二侑子道我也跟你去瞧熱鬧同鳳四老爹上岸一直找到毛家當舖只見陳正公正在他店裡吵里鳳四老爹兩步做一步闖進他看牆門高聲嚷道姓毛的在家不在家陳家的銀子到底還不還那櫃臺裡朝俸正待出來答話只見他兩手板着看牆門把身子往後一掙那垛看牆就拉拉雜雜卸下半堵秦二侑子正要進來看幾乎把頭打了那些朝俸和取當的看了都目瞪口呆鳳四老爹轉身走上廳來背靠着櫃臺外柱子大叫道你們要命的快些走出去說着把兩手背剪着把身子一扭那條柱子就離地歪在半邊那一架廳簷就塌了半個磚頭瓦片紛紛的打下來灰土飛在半天裡還虧朝俸們跑的快

不曾傷了性命那時街上人聽見裡面倒的房子響  
門口看的人都擠滿了毛二鬍子見不是事只得從  
裡面走出來鳳四老爹一頭的灰越發精神抖抖走  
進樓底下靠着他的庭柱衆人一齊上前軟求毛二  
鬍子自認不是情願把這一筆賬本利清還只求鳳  
四老爹不要動手鳳四老爹大笑道諒你有多大的  
個巢窩不穀我一飯頓時都折成平他這時秦二俵  
子同陳正公都到樓下坐着秦二俵子說道這件事  
原是毛兒的不是你以爲沒有中人借券打不起官  
司告不起狀就可以白騙他的可知道不怕該債的  
精窮只怕討債的英雄你而今遇着鳳四哥還怕賴  
到那裡去那毛二鬍子無計可施只得將本和利一  
并兌還纔完子這件橫事陳正公得了銀子送秦二  
俵子鳳四老爹二位上船彼此洗了臉拿出兩封一  
百兩銀子謝鳳四老爹鳳四老爹笑道這不過是我  
一時高興那裡要你謝我畱下五十兩以清前賬這  
五十兩你還拿回去陳正公謝了又謝拿着銀子辭  
別二位另上小船去了鳳四老爹同秦二俵子說說

笑笑不日到了南京各自回家過了兩天鳳四老爹到胭脂巷候秦中書他們上人回道老爺近來同一位太平府的陳四老爺鎮日在來賓樓張家鬧總也不回家後來鳳四老爹會着勸他不要做這些事又恰好京裡有人寄信來說他補缺將近秦中書也就收拾行裝進京那來賓樓只賸得一個陳四老爹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國公府內同飛玩雪之觴來賓樓中忽訝深宵之夢畢竟怎樣一個來賓樓且聽下回分解

上文畱下一個秦二侑子爲此地之用真爐錘在手花樣生新

胡八亂子與秦二侑子是一類人其意中不滿足乃兄處寫來活像

拍方磚踢腎囊一段活畫出惡少子弟好勇鬪狠的氣象妙筆妙筆

毛二鬍子老謀深算不過要他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狀耳卻被秦二侑子一語叫破然鳳四老爹拆毀了他的廳房亦是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狀之一

儒林外史  
事可見我以何術制人人卽以何術制我機巧詐  
偽安所用之此書有功於人世處不少也  
看二鬍子爲陳正公生利兩事能倒攝下文在此  
處真不肯浪費筆墨

儒林外史第五十二回

